巴黎，地鐵也優雅

楊不離

域外漫筆

都說巴黎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優雅的，即使手夾香煙，穿長褲走在大街上的形象。可你若是坐過巴黎的地鐵，就會深切感受到一個城市的優雅，從來都不止於表面的風華，而是滲透於骨子裡的，深入人心、地心、建築之心的一種獨有氣質。

地鐵原來可以是這樣藝術化的風雅浪漫。每個站點都是地面風景名勝的延伸。例如巴黎地鐵一號線，上面緊鄰羅浮宮，而地鐵做了呼應，猶如一道花邊，裡面展台上陳列着羅浮宮複製品的著名雕像，在橘紅色朦朧光影浮動裡，就像是預先投遞給異國旅客的一封實景介紹信，讓人感動於這份匠心獨運的體貼備至，同時沉醉在這份迎面而來的陳香如酒的歷史氣息裡。

地鐵，是地面景點的濃縮展示台。穿行於昏暗的巴黎城下地鐵裡，你看到的是城上的陽光。

其實最動人風景，還是巴黎人。放眼望去，地鐵裡無論男女老少，幾乎每人都不自覺地呈現着一種自然到好像必須如此一般的優雅之姿——那就是閱讀。而且不是對着手機類電子讀物，他們手裡拿着的，無一不是紙質書籍。但看剛落座的乘客第一個動作，便是打開包，抽出一本書，眉目頓時沉靜了，旁若無人地進入了閱讀的個人世界。

紙本讀物，從容古樸，沒有熒光屏、電子輻射困擾，其本身的品質一如巴黎的風格，具有歷史傳承、沉靜大氣、淡定質樸之中透着經典不朽的銳氣與活力。作爲世界頂尖的時尚之都，巴黎的根基恰源於其厚重得似乎保守的歷史人文氣息。舒適、自然、純粹、有涵養的東西，都是巴黎人心頭最愛。

優雅的地鐵，形式到內容，都是巴黎必然的產物。

當你置身於不斷變換的「博物館」，持續移動的「圖書館」，嗅着書香恍恍惚惚的時候，耳邊飄過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地鐵裡賣唱的藝術團在演唱），眞的會疑心，自己坐的只是一趟地鐵，不是做了一場夢？

書亭醉

侯榕生寫蕭銅

許定銘

介紹過《侯榕生選集》，覺得應該停筆了，但侯榕生的散文實在吸引，於是又讀了她的《談貓廬》（台北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一）。這本書收散文十五篇，主要寫她在華盛頓灰墩鎮（Wheaton）家養貓，及一九七〇年代來去台北的奔波故事。寫的雖然瑣碎，但在如行雲流水的細語中，經常滲入北平的小食、天氣和家庭情味，縷縷思鄉情懷力透紙背。

侯榕生說她的生活大致可分：上班、逗貓、寫作、飲酒和演戲幾部分。如果你曾細讀侯榕生，一定知道她是個京劇的「超級戲迷」。她不單愛看戲，愛組戲班，還可粉墨登場，無論青衣、花旦、刀馬、小生，都是她的拿手好戲。《談貓廬》內的一篇《戲迷》，也就絕對不能錯過。

《戲迷》寫的是她和蕭銅的故事。她們倆年紀相若，一九五〇年代蕭銅在台灣當編輯時早已認識。蕭銅因思念北平及京劇，一九六一年遷居香港，就是爲了看戲和思鄉。這種愛好和情懷兩人如出一轍。一九六三年，馬連良、張君秋來香港演戲，一張短簡幾十字，在菲律賓留學的侯榕生即飛香港看戲十多日。一九七二年，侯榕生到香港申請回北平旅遊，辦手續出麻煩，逗留兩個月。臭味相投的戲迷倆，看戲、灌酒、思鄉……

寫蕭銅的文章不少，以侯榕生的這篇《戲迷》寫得最好！

一百個中國人的自述

馮進

燈下集

《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是一本老書，一九八六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當年這書首創中國口述實錄文學的新文體，可惜我以前沒有全部讀過，這次卻在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恰好翻到。書中作者張辛欣和桑曄八十年代初採訪的人物事件，距離現在已經快三十年了。雖然時光流逝，文字和故事依然眞切動人，讓我如獲至寶。

書名叫「北京人」，這是比喻，指的是原始人，而不是籍貫和住所意義上的現代北京人。兩位作者認爲這個名號代表我們的遠祖，包含「至少六十九萬年的文化積澱」。他們採訪的人員其實來自天南海北，全國各地，包括台灣；年齡層次從十來歲到八九十歲，男女老少都有；生活經歷、文化背景、民族和階層也五花八門。雖說是「普通人的自述」，其實發言人也包括文學家巴金、作曲家谷建芬、相聲藝術家姜昆、前清皇室愛新覺羅溥傑、周璇的兒子周偉等。不過，這些名人都自我認同爲普通人，而且書中記錄的絕大部分人還是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本書的看點也正在於此。

這裡面，有到北京「開洋葷」度蜜月的河北鄉村小夫妻，卻在擁擠的車站失散的：丈夫說兩人找不到便宜的旅館，只好在澡堂過夜；而且還停電，每人發一小段蠟燭，懷裡揣着錢，頭下枕着衣服物件，一夜沒睡好。有在北京服役，整天爲雷達站崗放哨，希望的只是人們經過時對他微笑一下的農村士兵。也有纏小腳的，解放前當過性工作者的，身陷囹圄的，受過勞教的，出外推銷產品的，模特兒，寡婦，單身女人，盲人，「改革模範」，遠洋水手，退休老人，騎車上班的女工等。

這些故事都帶有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回想「文革」甚至更早的坎坷遭遇，爲劇變時代各自的生機掙扎奔忙，對未來充滿理想甚至幻想。其中雖然不免關於苦難的敘述，但我覺得整體基調是充滿活力，昂揚向上的。那個時代的普通人，各有各的喜怒悲歡，可是通常也還標明自己的道德底線，並沒有陷入虛無主義或者遊戲人生。然而，每篇最多幾千字，最少千字左右，卻道盡了世間的酸甜苦辣；想到人的一生可以濃縮在這短短一方塊文字中，不由又讓人感慨。

兩位作者自陳創作此書，受到美國社會學家特克爾（Studs Terkel，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八）的影響，因爲後者終其一生，採訪了很多美國普通人，記錄美國夢的演變。但是，他們也認爲，本書體現的中國人的集體思維方式、表達方式都和美國人有差異：「沒有一上來就『我要怎麼樣』，『我要怎麼樣』的」。舊夢未成，又生新夢，都由兩位作者不辭辛苦地採集、記錄、編寫，才讓現在的人有機會看到那個時代的眞實鮮明的剪影。書中人生活經歷之豐富，口述方式之鮮活，都讓我嘆爲觀止，愛不釋手。

一九三六年茅盾曾經在上海的生活書店主編過《中國的一日》，收集當年五百多位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五月二十一日的經歷和感想。要是今天有人能像三十年前的張辛欣和桑曄那樣，付出勞動和苦心，再來搜集、發表二十一世紀普通中國人的親歷親聞，所思所想，那該有多好啊。

給榮國府算一算收支帳

周慶捷

文史叢譚

《紅樓夢》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以寫賈府爲主；賈府中的榮、寧二府，以寫榮國府爲主。依據《紅樓夢》的文本，給榮國府算一算經濟上的收支帳，有助於了解一個日見式微的貴族官僚大家族，是怎樣一步步往衰敗破產的路上走的。

先說榮國府每年的收入。

一、地租。清初，由於連年戰亂，大片土地荒蕪，滿清貴族以所謂的「圈地」政策強佔了大量土地，並強迫戰爭中擄掠的戰俘進行耕種，久而久之，這些地方就成爲莊園，那些貴族就靠剝削地租過日子。寧、榮二府的祖上爲清朝開國「八大公」之列，自然不會例外。榮府每年有多少地租收入呢？書中沒有明說，但我們可從寧府的地租收入推算出來。第五十三回，寫寧國府在「東省」黑山村的「莊頭」烏進孝一夥在雪地裡跋涉了一個多月，來京城交租。清單上列有各種米糧共十一萬斤多，薪炭三萬三千斤，豬、羊、鹿、獐等牲畜三百一十頭、雞、鴨、鵝、貓共一千隻、熊掌、鹿筋、海參、牛舌、鯉乾等乾貨二千三百五十斤、另外賣牲口粱穀折銀二千五百兩，經粗算，以上共計值銀六千多兩。賈珍還皺眉嫌少，說自己「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烏進孝忙解釋說，今年先是下了大半年的雨，洪澇成災，後又下了冰雹，年成實在不好，才會這樣。也就是說，按正常年景，一個莊子到年底要給寧府交租八千兩左右。而寧府在黑山村一帶有「八九個莊子」，按這樣估算起來，寧國府每年的地租收入約爲六點五萬兩左右。而寧府呢？東省的土地是烏進孝兄弟管的，比寧府「多着幾倍」，暫且算三倍吧，按寧府所收的地租推算，榮國府每年地租收入應爲二十萬兩左右。這樣估算可能會令人不服，但書中另一段文字可以作爲佐證。第八十八回寫賈珍來到榮府，恰逢周瑞和鮑二在頂嘴。周瑞爲得到支持，對賈珍說：「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論地位，周瑞是分管地租的出入帳的管家，在賈珍面前，他是個下人，是絕不敢瞎編瞎說的。「三五十萬」雖然不是個確數，但出、入各半，卻基本上可以確定，榮國府每年地租收入大約爲二十萬兩。地租，是榮國府的主要經濟來源。

二、俸祿。朝廷給的銀米錢，可分爲世襲俸和現職俸。寧、榮二府祖上封爵國公，這個官銜是世襲的，每年可得到俸銀五百兩、祿米二百五十石。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清朝規定這個世襲官位採用的是遞降制，也就是說，逐代降級，到最低位「世襲罔替」。榮國公之職爲賈赦所襲，已是第三代，按清制歲俸銀爲三百兩、祿米爲一百五十石左右。賈政是榮府二房，爲官二十多年，從主事到員外郎，後升郎中，官銜從七品到正五品，朝廷給的是現職俸。按清制，歲俸爲銀八十兩、米四十石左右。榮國府兩房的這一點有限的俸祿，對龐大的開支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三、皇家賞銀。封建社會，皇帝爲了籠絡臣下，有所謂的「恩賜」。第五十三回，寫賈蓉去光祿寺庫上領年賞，他在那裡等了一天，才領回一個小小的黃布口袋，封條上寫着「皇恩永錫」，單據上寫着「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寧、榮兩家只得一袋，這是祭祖有賞。烏進孝以爲，一年到頭，娘娘和萬歲爺所賜的銀子數量肯定不會少。賈蓉笑着說：「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玩意兒。縱賞銀子，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了一千兩銀子」。類似的賞賜，還有的如元妃省親時的賞賜、賈母八旬大壽時的賞賜等等，但皇家的賞賜實在都是象徵性的，數量少得可憐，它不過是在玩花樣，遠遠抵不上內廷官宦對賈府的勒索。

四、祖傳遺產。不動產的如房產，賈府在京城的國公府是「敕建」的，兩宅相連，其規模「竟將大半條街佔了」，這是光宗耀祖的根基，是絕對不能動的。此外，在江南還有「甄（眞）」家，第一百一十六回，賈政要送賈母、黛玉、王熙鳳等的棺木回南方安葬，測算一下需幾千兩銀子，苦於無處可借。賈璉說：「住房（指敕建的府第）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抵押）的」，於是用外面的房產抵押了數千兩銀子，作安葬費。動產指祖上留下的庫銀，第一百零七回，抄家後，賈母問賈政家裡的庫銀和東省的地土到底還剩多少，賈政只好如實回答說：「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用祖傳遺產救急，對於被抄家後氣息奄奄的榮國府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五、重利盤剝、「違例取利」。抄家時錦衣軍抄出一箱借票，是王熙鳳違反大清律例，高利出借的票據。她自稱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貪得無厭，無惡不作。第三十九回平兒說她利用時間差剋扣遲發工資放高利貸，僅這一項一年就淨得銀子一千多兩，納入自己腰包。實際上王熙鳳利用自己的地位，胡作非爲的事「不可勝數」。她憑着一張嘴巴和賈家一封信，拆散了張金哥與守備兒子的婚約，就白得了銀子三千兩，自此膽子越來越大，抄家時查出她歷年來昧着良心攢的私房錢五、七萬兩，竟相當於賈母歷年來的積攢。這些錢是見不得人的黑錢，她不會拿出來供榮府使用，故不能計入榮府收入的總數中。

除上述幾項外，榮國府基本上沒有工業、手工業或其他商業性經濟收入，這個有着數百人口的大家庭紙醉金迷、錦衣玉食的生活來源主要依賴千里之外莊園中的農民勞動的血汗錢。可以肯定，其經濟收入當以地租爲主，其他各項，都是無足輕重的。

再來看榮國府每年的支出。

清定鼎中原後，賈源因軍功赫赫被封爲榮國公，傳至曾孫寶玉已四代，歷時百年，家中人口衆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講排場，撐體面，糜費度比祖上增加了十倍。現以文本爲據，羅列於下：

黛玉葬花

一、月例。又稱月錢、月銀。賈府每月按例發放的銀錢，其多少按地位分等次，《紅樓夢》文本對這筆錢寫得極詳細。賈母、邢夫人、王夫人每人每月各二十兩，年小計七百二十兩；李紈因喪夫優待、兒子賈蘭享受父賈珠的待遇每人每月各十兩，王熙鳳夫婦因當家每人每月各十兩，年小計四百八十兩；迎春、探春、惜春、黛玉、湘雲每人每月四兩（包括頭油脂粉錢），年小計二百四十兩；趙姨娘月四兩，周姨娘月二兩，兩人小計七十二兩；賈赦妾五個，每人月二兩，年小計一百二十兩；巧姐、邢岫煙、李紋、李綺每人每月二兩，年小計九十六兩。此外，女主子們到年關還有所謂「年例」，賈母、邢、王夫人可另得年例一千二百兩，李紈母子另外照顧二百兩。以上累計共約三千兩。

二、男主子的耗費。有賈赦、賈政、賈璉、寶玉、賈環、賈琮、賈蘭七人。長房賈赦，襲世職，自認爲是榮府頭等老爺，平日裡依官作勢，揮金如土，無人敢管。他一大把年齡，還花八百兩銀子買了十七歲的嫣紅作小妾，養在屋裡恣意行樂。錢不夠用，一次就向孫紹祖借了五千兩。二房賈政表面看起來較爲正統，但手下養了衆多無聊文人清客，在家出外都要帶着，他兩次外任做官，薪俸不夠，還要帶家中錢去用。還有賈璉，更是吃喝揮霍的浪蕩公子，王熙鳳說夫婦倆月例二十兩「還不夠三、五天花呢」，鮑二媳婦與他通姦事發上吊而死，他叫管家以二百兩「公款」打發了事。這三人各憑自己的權勢，貪污挪用只需開開口，自有管家替他們圓帳。受賈母寵愛的賈寶玉，過的更是寄生的生活，要錢可以隨意支用，不受限制。賈環、賈琮每人每月四兩，年小計九十六兩。作爲榮府男主子的四位老爺，其開支是大度無方的，他們要用就用，要送就送，囊中根本不缺銀子，暗中也不受月錢的節制，估計年花費爲四萬兩。

（上）

作秀高手袁世凱

徐悅

文化什錦

袁世凱盜取中華民國大總統後，開口閉口整肅吏治，並把抓公款吃喝作爲突破口。一些國家級會議上，他也會大談特談，還着令相關部門，制定了招待費標準，跟現在的「四菜一湯」標準基本相當。

爲了讓屬下目睹大總統的節儉風範，袁世凱喜歡在吃飯時間召見下屬，以便讓下屬眼見爲實，起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示範作用。一日早餐，大總統依舊召見部屬。來人叫王德林，是宣傳口的部級官員，爲人十分正直。來到大總統家後，大總統正在吃飯。但見餐桌上，擺有幾個小饅頭，兩條小鯽魚，和一小盞胡椒麵。袁大總統只吃了兩個小饅頭，兩條小鯽魚也還有一些剩餘。但一小盞胡椒麵被吃光了。

王德林目睹大總統的節儉，甚爲感動。回去後，立即親自提筆撰文，稱頌大總統的節儉美德。稱有如此節儉的總統，民國幸甚，國民幸甚。文章說，袁總統太樸素了、太偉大了，身居一國元首，早餐還這麼簡單隨便，應該在全國推廣。第二天，文章便上了各大報頭條。而令王德林沒有想到的是，文章刊出後，他便接到了好多電話，大罵其徒有正直的虛名，不過是阿諛奉承之輩。他十分不解，自己親目所睹，如何會錯？

正當他陷於不解和苦悶之中時，他接到了一封信，信裡告訴了他一個秘密，關於他所描寫的大總統那頓早餐的秘密。原來，袁大總統的這頓早餐，鯽魚是從淮河運過來的。活魚打上來，立即要用豬油浸泡，待豬油凝固，將魚密封，以保證運到京城的時候還是新鮮的。至於那胡椒麵，跟胡椒麵只是形似，顏色相同而已，實際上是用鹿茸人參以及十幾味中藥製成的補藥。

看了這封信，王德林如夢方醒。懊悔之餘，提筆揮毫，一篇揭露袁大總統掛羊頭賣狗肉的文章，一揮而就。文章發表在各大報上的當天，王德林掛印辭官而去。

武旦挑大樑

鄧小秋

文化經緯

過去的京劇班社，都是以老生與花旦爲主，很少見到是有以武旦挑大樑的。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出現了由宋德珠領銜的「穎光社」。

宋德珠，是北京中華戲劇學校的高材生。他在科中，專攻武旦。焦菊隱校長見他聰慧勤勉，愛才心切，便將當時最出色的前輩武旦十陣風、余玉琴、老水仙花、閻嵐秋、朱桂芳、朱玉康等人先後請來，精心指導。經過多年的勤學苦練，宋德珠打下了扎實的武旦基礎。武功超絕，出神入化。無論是把子、跟頭，還是蹺功、出手，演技嫻熟，得心應手。並且扮相嬌媚，唱做皆優。因此，他在班中學藝時，尚未畢業，便已引人注目，聲名大振，廣受好評。曾與李世芳、張君秋、毛世來一起，被觀衆選爲「四小名旦」。作爲一位武旦演員，有此殊榮，實爲不易。

過去的武旦演員，所以很難有挑大樑的機會，主要是因爲武旦的「看家戲」不多，很多都是演的配角。以武旦爲主的戲，如《泗州城》、《揚排風》、《扈家莊》、《戰金山》等，屈指可數。作爲挑大樑的主角，如果僅僅只靠演這幾齣戲，是撐不下去的。宋德珠志向遠大，不甘於屈居配角地位。他畢業後，便領銜組團，並且特地邀請著名劇作家翁偶紅，爲他編演新戲，增加武旦的演出劇目。翁偶虹出手不凡，先是爲他編排了《蝶戀花》一劇。《蝶戀花》寫的是一個「叛逆」的巾幗英雄萬香友，爲了爭取婚姻自由，與家人決裂。拋家立寨，終於與意中人結爲夫妻。在戲的前半部，採用了《通天犀》中的「椅子功」。在戲的後半部，則使用雙戟，採用了《戰宛城》中的武打，創出了武旦的新路數。此劇新穎別致，一經演出，大家都覺得新奇好看，果然一炮而紅。

接着，翁偶虹爲他編的第二齣新戲是《百鳥朝鳳》。這齣戲來源於傳統劇目《鋸大缸》。戲中的王大娘屈死後，成爲鬼魂，與百草山的百鳥大王決鬥。全劇雖然荒誕無稽，但是故事曲折，有文有武。並且，能充分施展武旦演員的各種技巧與武術。與他合作配演的王金璐、慈少泉、李盛佐、儲金鵬、王玉讓、程玉煥、何金海、蕭德寅、趙德勛等，也都是劇界精英，與他搭配，烘雲托月。全劇精彩、熱鬧，一經演出，引起轟動，從此成爲「宋派」的獨家劇目。另外，翁偶虹還爲他改編了《忠烈鴛鴦》、《碧血桃花》、《英烈春秋》等新戲，充實了武旦劇目。從此，也奠定了宋德珠在武旦界的傑出人物的地位。

胡適晚年讀書生活

史飛翔

人與事

胡適很小就與書結下不解之緣。他少時就喜歡買書、讀書，後來又藏書、寫書、校書、編書，可謂一生以書爲伍、以書爲友。胡適自稱「用書家」，視讀書爲畢生之最大樂趣，他幾乎是天天都讀書，一天不讀就難受，晚年尤其如此。

胡適晚年名震天下，拜訪者絡繹不絕、一天到晚應酬不斷。對此胡適深以爲苦。於是他只好利用晚上的時間來讀書。他曾對助手胡頌平說：「晚上可愛。那是我最好的時間。我可以任意的東摸摸，西摸摸，做我自己要做的事。白天接見客人是很辛苦的，到了夜裡做我自己的工作，那才是我的休息。」胡適晚上常有事外出，但無論什麼時候回來，不管有多晚，他總要在書房看一陣子書再上床睡覺，這已經成爲他雷打不動的習慣。胡適晚餐一般是在外面吃，晚上十一點後才回家。回家後即進入書房，讀書、寫作，直到深夜兩點才睡。這樣，他每天實際上只能睡五個小時。但第二天仍精力充沛，從未見過他慵懶睏倦、精神萎靡。胡適常說：「誰說每天一定要睡足八個小時？那是迷信，拿破侖每天只睡六個小時。」不僅如此，他還常常利用等車或者上廁所等零星時間來讀書。胡適曾說：「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實際上他自己正是這麼做的。

胡適晚年讀書有時簡直到了不要命的程度。一九六一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有一天胡適心臟病突發，脈搏微弱，呼吸困難，被抬上汽車送往醫院急救。經過醫生的奮力搶救總算保住了命。第二天一早助手胡頌平走進病房一看，只見剛剛從死亡線上逃回來的胡適竟然坐在病床上看報。胡頌平大吃一驚，趕緊過去奪下報紙，並請胡適無論如何不要說話。原來醫生早有交代，胡適雖然暫時保住了命，但病情隨時會變化，在沒有脫離危險以前，絕對禁止看報、談話。當胡頌平說明這些情況後，胡適卻躺在床上若無其事地笑着說：「昨夜可能要出大亂子，把你們嚇壞了嗎？驚動了大家，我心裡很不安。……我對心臟是有經驗的，我自己會知道，你們不要怕。」

到了第三天早上，胡適看不到報紙，便抱怨不給他看報是剝奪他的自由，並對前來爲他看病的醫生說：「我是有看書習慣的人。現在不看書，不看報，我就想別的問題，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覺得這樣更吃力。睡吧，會做夢；不睡吧，我要想問題。我是有看書習慣的人，看書不吃力的。像小說、詩詞，我能背誦的詩詞，用大字本，我看來毫不費力。請你跟院長商量商量，讓我看些輕鬆的東西。」醫生被胡適這種矢志不渝、勤奮讀書的精神所深深打動。動情地說：「我們並不是不給先生看書，先生是可以看書的。不過看書看報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動，就會影響靜養的身體；可否讓護士小姐拿着給你看，或念給你聽？每天暫以一份報紙爲限，好嗎？」胡適覺得由別人拿着書給他看，麻煩別人，於心不安，也很不方便，於是勉強同意停看幾天。

兩天後，胡適無論如何堅持不下去了。索性拿來《詞選》不但大看特看，而且用徽州話在病房中大聲背誦起來。醫生見狀，沒有辦法，只好任由他讀下去。